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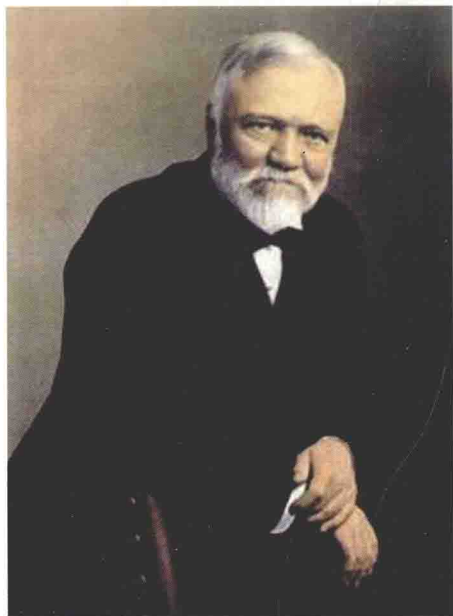
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

钢铁大王 卡内基自传

[美国] 卡内基 ◎ 著

Andrew Carnegie

郑娟娟 ◎ 译



Carnegie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

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

[美国] 卡内基 ◎ 著

Andrew Carnegie

郑娟娟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要天没塌, 一切都会好的: 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 /
(美) 卡内基 (Carnegie, A.) 著; 郑娟娟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书名原文: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ISBN 978-7-5399-9233-4

I. ①只… II. ①卡… ②郑… III. ①卡内基, A. (1835~1919) — 自传 IV. ①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7160 号

书 名 只要天没塌, 一切都会好的: 钢铁大王卡内基自传

著 者 (美) 卡内基

译 者 郑娟娟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233-4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一 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时代 / 1
- 二 从邓弗姆林到美国 / 17
- 三 匹兹堡和工作 / 28
- 四 安德森上将和他的书籍 / 40
- 五 电报局 / 48
- 六 就职铁路公司 / 57
- 七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管 / 73
- 八 内战 / 86
- 九 架桥 / 98
- 十 铁厂 / 110
- 十一 纽约总部 / 126
- 十二 商业谈判 / 140
- 十三 钢的时代 / 151
- 十四 搭档、书和旅行 / 164

- 十五 马车旅行和婚姻 / 175
- 十六 工厂和工人 / 183
- 十七 霍姆斯特德罢工 / 190
- 十八 劳动力的问题 / 200
- 十九 财富的福音 / 212
- 二十 教育基金和养老基金 / 223
- 二十一 和平宫和皮藤克利夫 / 234
- 二十二 马修·阿诺德以及其他的人 / 248
- 二十三 英国的政治领袖 / 258
- 二十四 格莱斯顿和莫利 / 266
- 二十五 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信徒 / 278
- 二十六 布莱恩和哈里森 / 285
- 二十七 华盛顿外交 / 293
- 二十八 海和麦金莱 / 300
- 二十九 会见德国皇帝 / 307

一 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时代

如果真像某些圣人所言，每一个人的生平只要如实讲述都一定是有趣的，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一定不会让我的亲戚和亲密的朋友们失望。他们一直坚持让我写下自己的故事。值得欣慰的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讲述的故事至少可以吸引认识我的一些人。正是这一点鼓励着我把故事讲下去。

很多年前，我在匹兹堡的朋友梅隆法官就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本书让我爱不释手，也让我更深信圣人们说的话。这位法官所讲述的故事给他的朋友带来了无限的满足感，也一定会不断影响他的家族后代，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不仅如此，有的人虽然不是他的直系亲属，却把他奉为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书包含了人性价值最核心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展露一个人原本的样子。他的书无意于哗众取宠，仅仅为了造福家族后代。我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和态度来讲述我的故事，不是在人前故作姿态，而是站在我的家人和朋友中间。他们都是值得我信赖的人，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毫无拘束地讲话。我感觉到，就算是再琐碎的小事，对他们来说也不乏乐趣的存在。

故事就此开始。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苏格兰邓弗姆林^①一个单层小房子的阁楼里，这座房子就坐落在穆迪街和小修道院街的交界处。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的父母“虽然贫穷，却很诚实；我们的亲戚朋友也都是好人”。一直以来，邓弗姆林都以花缎生意为人所知，我的父亲威廉姆·卡内基就是一位花缎纺织工。我的祖父是安德鲁·卡内基，我是按他的名字命名的。

祖父卡内基在我们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睿智、幽默，性情亲切和蔼，有着不屈不挠的个性。他不仅引领了同龄人里最活跃的那批人，而且是那个充满欢乐的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的掌舵人，因而远近知名。在离开家乡十四年后，我回到了邓弗姆林。我还记得，刚一回来，就有一位老人走向我，因为他听说我是“教授”的孙子（“教授”是祖父的众多头衔之一）。这位老人一副典型的中风患者的样子，

“他的鼻子和下巴让人害怕。”

他踉踉跄跄地穿过整个房间走到我面前，颤抖的双手摸着我的头，说道：“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呀！我又看到了那段岁月：你祖父和我的一声高呼就能让人方寸大乱。”

邓弗姆林的其他老人还告诉了我很多关于祖父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老妇人的，她在村里是个人物呢。有一年的除夕夜，一张乔装打扮的脸庞突然从窗户探进来，让她吃了一惊。她抬起头，停顿片刻，然后喊道：“原来是疯疯癫癫的苏格兰小伙子安德拉·卡内基呀！”是的，这就是我的祖父。那时的他已经75岁高龄了，还装神弄鬼吓唬他年老的女性朋友们，就像

^① 苏格兰的一个行政区。

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一样。

我觉得，自己乐观的天性，应对困难、笑对生活的能力，以及把拥有的一切都视为财富的态度都是从这位可爱的、喜欢乔装打扮吓唬人的祖父身上继承来的。能用他的名字命名，我深感荣耀。拥有开朗的性格胜过腰缠万贯，而年轻一代应该明白，阳光积极的个性是可以培养的，我们可以像挪动自己的身体那样，让自己的思想从阴影处走出来，沐浴在阳光下。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尽可能地将烦恼一笑置之。如果你多少有点头脑，而且你的自责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情，那么通常你是可以笑对烦恼的。你做错的事情会一直在那里，是永远都不能洗涤的污点。内心的良知就像端坐在最高法庭的法官，永远不会被蒙蔽。于是，就有了彭斯^①那句伟大的生命法则：

“你真正需要惧怕的，是自责。”

这句我从小就信奉的格言让我获益颇多，远远多于我从所有布道文里获得的东西。不过，我也没有听过多少布道。我得承认，成年后的我与我的朋友贝利·沃克很相像。当医生问他睡眠质量如何时，他说一点儿都不好，总是失眠，然后补充道：“我时不时地可以在教堂里好好打个盹儿。”说话的时候眼睛里还闪着光。

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是威廉·科贝特^②的朋友，而且还为他的《记录报》撰稿，两人经常有书信往来。正如我所说，在邓弗姆林，认识外祖父的老人们

①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

②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一位英国记者和小册子作家。

都认为他是最好的演说家和最能干的人。他是《先驱报》的出版商，这份报纸可以算是一份浓缩型的《记录报》，在当时被认为是苏格兰的第一份激进报纸。我曾经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如果从对技术教育的重视程度来说，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份小册子。在这本名为《智力开发与手工技能》的册子里，外祖父强调了动手能力的重要性，显示出与当今技术教育的最热忱倡导者同样的认识高度。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感谢上帝，我年轻的时候学会了怎么做鞋子和怎么修鞋子。”1833年，科贝特在《记录报》上刊印了这份册子，并评论说：“关于这一主题，《记录报》所发表的最有价值的文章之一在本期刊发，文章出自托马斯·莫里森之手，我们来自苏格兰的尊敬的朋友和通讯员。”我的写作能力似乎遗传自祖父和外祖父，因为卡内基家族的人们也是读者和思考者。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天生就是个演说家，一个热血政治家，而且还是当地激进党先进团队的领袖。后来，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成为他的接班人。不少知名的苏格兰人来拜访我，来和“托马斯·莫里森的孙子”握握手。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经对我说：“我拥有的所有学识和修养都归功于你的外祖父”。邓弗姆林非凡历史的记录者埃比尼泽·亨德森先生说，他生平获得的进步主要得益于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幸运地成了外祖父的学徒。

迄今为止，我不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赞誉，不过没有什么赞赏比格拉斯哥一家报纸的记者对我的赞赏更让我高兴。这个记者曾经在圣安德鲁大礼堂听过我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讲。他写道，苏格兰的媒体已经对我本人和我的家族，特别是我的外祖父做了很多报道。他继续写道：“你还是很难想像，当我发现讲坛上的那个人举手投足之间简直就和老托马斯·莫里森一模一样时，我有多么惊讶。”

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见过外祖父，可是我和他出奇的相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依然记得，二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回到邓弗姆林，和贝利舅舅坐在沙发上，他黑色眼眸里噙满了泪水。他说不出话来，无法控制情绪，还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解释说人身上的某些若隐若现的东西让他时不时看到自己的父亲，瞬间消失，偶尔又出现，有时是一些动作，一些他不能准确理解的动作。我母亲也频繁地注意到，我身上有一些外祖父才有的怪癖。遗传这一学说每时每刻都在得到印证，可是支配身体语言的法则又是多么微妙，好像这些语言是不受肉体局限的。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外祖父娶的是爱丁堡霍奇家的小姐，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有社会地位的女子。她去世时，孩子们还很小。那时外祖父已经是邓弗姆林制革行业的皮革商人，境况优裕。可是，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和平状态毁掉了他和成千上万的同行的生意。所以，作为长子的贝利舅舅是在尚算奢华的环境里长大的，而年幼些的孩子们就经历了更艰苦的日子。

母亲玛格丽特是外祖父的二女儿。关于她，我不能说很多。她继承了外祖母的正直、优雅、教养和气质。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向世界讲述这位主人公的某些故事，可是我拿不准，因为我觉得母亲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不能让其他人了解她。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她，只有我。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就成了我的一切，所以我才会把我的第一本书献给她，并写下：“献给我最喜爱的女主角，我的母亲”。

拥有这样的祖辈是我的幸运，感谢他们让我出生在邓弗姆林。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

可以诱导和激发出孩子不同的潜在倾向。拉斯金^①说得对，每一个聪慧的爱丁堡男孩都受到城堡的影响。同样地，邓弗姆林的孩子们都受了高贵的修道院的熏陶，也就是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十一世纪早期，马尔科姆·坎莫尔^②和他的王后，也就是苏格兰的圣人玛格丽特创建了这处修道院。这座伟大的修道院和国王们出生时所在的宫殿的遗址仍然矗立在那里，皮藤克利夫公园环抱着玛格丽特女王的神邸和马尔科姆国王的宝塔遗址，有一首名为《圣帕特里克·斯彭斯》的古老的曲子里提到了这座宝塔：

“国王端坐在邓弗姆林宝塔上，饮着雪红的酒。”

布鲁斯^③国王的坟墓在修道院的正中间，旁边躺的就是玛格丽特女王，还有长眠于此的“皇室成员”。出生在这个浪漫城镇的孩子真的很幸运。这个地方位于福斯湾以北绵延三英里的高地，可以俯瞰大海，向南可以看到爱丁堡，向北可以眺望欧其尔斯山峰。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想起辉煌过去，那个时候邓弗姆林还是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有幸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从他每日呼吸的空气里吸收着诗歌和浪漫情怀，从他看到的万事万物里吸收历史和传统知识。对于童年时代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真实的世界，当下的现实世界就是理想的世界。等他慢慢成人，开始面对充满严酷现实的世界时，真实也就到来了。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直到他

①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思想家和慈善家。

② 马尔科姆·坎莫尔（Malcolm Canmore）：苏格兰国王，在位三十五年，死于1093年11月13日。

③ 苏格兰国王，在位时间是1306年到1329年。

临终之日，最初的印象都会一直保留着。这些记忆有时也许会短暂消失，但只是表面上被人们消除或者压抑住了。它们总是会再一次复苏，再次前来施加影响，提升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生活。邓弗姆林的聪明孩子们无不受到修道院、宫殿和公园的熏陶。所有这一切都会打动他，点燃他内心隐藏的火花，让他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让他突破并不理想的出生环境的限制，获得更大的成就。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让人振奋的环境里，所以我才遗传到他们身上的浪漫气质和诗歌情怀。

父亲的纺织生意做得很成功，我们得以从穆迪街搬进里德公园一所更宽敞的房子里。父亲把他的四五辆织布机放在楼下，而我们住在楼上。从一楼外侧的楼梯可以上楼，这模仿了苏格兰老房子的建筑特点。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很奇怪的是，我首先想起的是有一天发现了一幅美洲地图，这是一幅卷轴地图，成一个大约两尺的正方形。在这幅地图上，父亲母亲，还有威廉叔叔和艾特肯姨妈寻找着爱丁堡，还找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过了不久，我的叔叔和姨妈就坐船驶向了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我记得，当时表弟乔治·劳德（我叫他“多德”）和我都被笼罩在头顶的危险震慑住了，因为我们的阁楼里藏了一面违法的旗帜。这面旗帜事先被涂了颜色，准备在反《谷物法》的游行中扛出来。我相信，扛这面旗帜的应该是父亲或是叔叔，或家族里某个善良的激进派。镇里已经发生了暴动，有一队骑兵部队正驻扎在市政厅。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叔叔和舅舅，还有父亲，一直在各种会议上积极演讲，全家人处在一片激昂的情绪中。

有件事依然历历在目。一天晚上，后窗上传来的轻敲声把我吵醒，原来是有人来通知我的父母，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因为召开了被明令禁止的会议，已经被投进了监狱。当时，他正在离城镇几英里的地方主持会议，治安官在士兵的帮助下逮捕了他，连

夜把他带进了城，他身后跟了一大群人。

人们很怕发生麻烦，因为跟来的人群威胁要营救我的舅舅。后来我们还听说，市长劝说舅舅走到窗边，朝下看看主街道上的人，并劝他们都回去。舅舅确实这么做了，他对着街上的人说：“在场的人，如果是支持我的伟大事业的朋友，请把胳膊交叉在胸前。”他们都这么做了。停顿片刻后，他说道：“现在，安静地离开吧！”和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舅舅坚信道义的力量，遵守法律，可是他骨子里是一个激进的人，而且十分崇拜美利坚合众国。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公众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们在私下里会有多么充满仇恨的言论。他们痛斥君主制和贵族社会，谴责任何形式的特权，称赞共和体制的伟大，宣扬美洲的优越性，称那是一片属于我们种族的土地，是自由人的家园，在那里人人平等。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让人振奋的观点长大的，所以，虽然只是个孩子，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就会手刃一位国王、公爵或者勋爵，而且会认为他们的死是效忠国家，因此是一种英勇的行为。

童年时期最早接受到的这些思想对我的影响如此之深，所以，长久以来我都不能带着敬意谈论任何特权阶级或者个人，特别是那些某个方面并不出众，而且无权得到公众尊重的人。对那些只依靠出身的人，我依然抱着嘲笑的态度：“他一无是处，一事无成，他的存在只是一个意外，是一个狐假虎威的骗局。他虽然出生了，却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东西，他的家族里最有功劳的成员已经像土豆一样，入土了。”我很好奇，睿智的人怎么能够容忍某些人生来就有特权，而自己却不能享受那些权利。我总是厌其烦地引用这段唯一能让我发泄愤恨的话^①：

① 引用自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凯撒》。

从前有一个布鲁特斯^①，
不愿轻易让罗马被一个国王来管理他的国家，
因为那就像把国家交给了永生的恶魔。

不过，国王毕竟是国王，而不仅仅是影子。当然，王位都是通过世袭传承的。我只是复述从家人那里听来的情况。

长久以来，邓弗姆林大概都被认为是英国最激进的城镇，虽然佩斯里^②宣称自己才是最激进的。这更说明了当时的激进主义多么强盛。在我提及的那个时间段，邓弗姆林的人口大部分是小生产商，家里有一台或者几台织布机。他们的工作不受规律的时间表限制，劳动都是计件的。他们从大一点儿的产商那里领到材料，然后在家里织。

这是一段政治热情浓烈的时期，你时常能从城镇的角角落落感觉到这种浓烈的氛围。午饭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几小拨还系着围裙的男人讨论着国家大事，休谟^③、科布登^④和布赖特^⑤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虽然我那时还小，却经常被他们完全一边倒的对话吸引，成为他们的热心听众。他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必须来一场变革。人们组织起各种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的各大报纸，每晚都有人把头版的社论读给大家听。奇怪的是，他们是在镇上的某个布道坛上读这些东西的。我舅舅贝利·莫里森经常负责阅读。每次读完文章以后，舅舅和其他人就会对文章作出评论，所以，这些聚会的气氛很热烈。

① 罗马的政治家。

② 位于苏格兰中西部低地的历史名城伦弗鲁市的最大的城镇。

③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和评论家。

④ 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英国生产商，激进自由派政治家。

⑤ 布赖特（John Bright, 1811—1889）：英国激进自由派政治家，同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

这样的集会时常有。正如人们预料的，我和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参加了许多次，一般是为了去听某个叔叔或者听父亲的讲话。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在彭斯^①那里的一次大型室外会议上发言。我从众多听众的腿下用力挤出一条路，人群中某个人发出一声高呼，让我再也抑制不住兴奋。我躲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跟他说，发言的人是我的父亲。结果他就把我举到了肩上，让我坐在那里听父亲的讲话。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听约翰·布赖特的演讲，那是为了支持 J.B.史密斯成为斯特林自治市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到家里，我批判了布赖特先生，理由是他有一个地方说得不对，当他说“maan”这个单词时，他的发音很像单词“男人”的发音“men”。在发“a”这个音的时候，他的嘴张得不够大，这和我们在苏格兰所习惯的发音是不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自然成了一个血性的、信仰共和党的年轻人，视“特权阶级必死”为座右铭。其实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特权意味着什么，但是父亲知道。

劳德姨夫经历的最好的故事之一是关于我之前提到的 J.B.史密斯的，就是约翰·布赖特的朋友，他是邓弗姆林的议会代表。劳德姨夫是史密斯议会的成员，议会的事情一直进展得很好，直到有人宣称史密斯是一位唯一神论派^②。人们开始在邓弗姆林张贴公告，对这个地区的人提问：你要投票支持一个唯一神论派吗？事态严重起来。史密斯委员会在凯尔尼希尔村的主席是一个铁匠，据称他已经宣布不会投票支持一个信仰唯一神论的候选人。劳德姨夫开车去游说他，他们在一家小酒馆碰面，边喝

① the Pends: 通往圣安德鲁斯(英国苏格兰东部港市、疗养胜地)修道院的通道。

② 唯一神论派：认为上帝是一个人，而不是三位论派认为的三个人（圣父，圣子，圣灵）。

边聊：

“老兄，我不会把票投给一个唯一神论派的，”主席说。

“可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梅特兰信奉三位一体论。”

“该死，那会乱套的，”他回答说。

于是，我们的铁匠主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史密斯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

手工织布机向蒸汽织布机的转变对我们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一即将到来的变革，仍然用旧的织布机拼命工作着。后来，织布机急剧贬值。危难关头，需要母亲出场挽救局面了。每到危急时刻，母亲总能带着全家渡过难关。她在穆迪街开了一家小店，贴补家用，虽然收入并不多，在那时却足以让我们全家人舒适而体面地生活着。

我记得，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后，我才开始尝到贫穷的滋味。父亲把织好的最后一批布送到大生产商那里后，糟糕的日子就开始了：母亲焦急地等待父亲回来，这样才好知道有没有新的任务，或者是不是暂时缺活儿。引用彭斯的话，父亲是一个“既不卑鄙，不小气，又不邪恶的人”，而让我感觉心如刀绞的是，这样一个人却不得不

乞求他的同胞

给他一点事情做。

就在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等我长大成人，我会改变这种境况。不过，我们终归没有陷入邻居所经历的那种拮据和窘迫。我不知道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成为白领阶级，穿着整齐体面，母亲还有什么贫穷是不能忍受的。

有一次，父母草率地答应说，只要我不要求去学校，他们就不会送我去。不过我后来听说，这个许诺让他们开始不安起来，

因为慢慢长大的我丝毫没有提出去上学的迹象。于是，他们去请求学校的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请他关注我一下。有一天，马丁先生带着我，还有我已经在上学的同伴们去远足。不久后的一天，我去征求父母的同意，想要去马丁先生的学校，这让他们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不用说，他们马上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八岁的我开始上学了。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八岁上学都还是算早的。

上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任何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去学校，我就会不开心。可是，这样的事情有时还是会发生，因为我早上要负责去穆迪街街头的那口井里打水。井水不是很多，而且时有时无，有时候不等到日上三竿，人们不能开始打水。于是，很多年老的家庭主妇们就围井而坐，每个人的位子是前一天晚上就占好了的，而帮她们排队的，就是一个廉价的桶而已。不用说，这种排队等水的境况会伴随很多争吵，不过我从来不会在这些长辈面前屈服的。于是，我就有了“坏小伙子”这个名声。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我慢慢锻炼成了辩论的能力，或者对抗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伴随了我的一生。

因为要完成这些任务，我经常会上学迟到。马丁校长了解这一情况，也就原谅了我。此外我想提一下，放学后我经常要去商店买东西。回想过去，我有一种满足感，因为在十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父母做事情了。不久后，来这家商店买东西的很多人让我帮他们记账，所以我在童年时期就通过这种方式对商业经营有了些了解。

不过，在学校里还是有一件事让我很痛苦：男孩子们总是管我叫“马丁的宠物”，有时还在大街上这样叫我。我不知道这个绰号是什么意思，不过在我看来它是极大的耻辱。我意识到，正是由于这个绰号的存在，我不能和那位优秀的老师、我唯一的校长轻松自如地交流。对他，我抱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可是我很后